

入戏海不回头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徐康

一本巴掌大小的证件，红色塑料亮面封皮上印着金黄色“文昌县民间艺人演出许可证”的字样，仅看外表，崭新锃亮，足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。翻开一看，方见得岁月侵蚀——泛黄的内页，字迹已有些许晕染，一行“有效日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八日”交代了证书的年岁。证书的主人叫韩丹桂，是海南两个公仔戏班的班主。

主角、配角、丫鬟、家童……一场公仔戏里，韩丹桂一人能够饰演一半的角色。在公仔戏的世界里，韩丹桂是众多传承人中的一个，可在韩丹桂的世界里，公仔戏就是她的全部承诺与坚守。



韩丹桂和她的公仔

一家四代与公仔戏结缘

公仔戏，是汉族传统戏剧类，同属木偶戏，它融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戏剧于一体，是根植于民众之中的汉族民间艺术瑰宝。《海南岛志》记载：“戏剧之在海南，在元代出现手托木头班之演出。”

手托木头戏的表演形式被琼人吸收后，以海南方言、民歌、民间器乐曲演化，溶入唱腔，溶入琼人的思想和生活习俗，演绎历史故事和本地民间故事，使它成为有海南特色的艺术品种，海南民间另命其名为“公仔戏”，以示其与大陆各地的“木偶戏”有别。

在海南民间，公仔戏是群众喜欢的戏种之一，每逢村民家中有大事都有请戏的习俗。结婚、生产、满月……根据请戏人家不同的事情，戏班要安排相应的戏曲，这就要求艺人要善于观察事物，熟识民俗俚语，唱词口白生动通俗。

韩丹桂皮肤黝黑，从外表看，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。可一开口说话，唱戏的腔韵就从声音中流露了出来：时而急、时而缓、时而夹杂着俗语，有板有眼，字正腔圆，仿佛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戏。

“要学戏，就得是戏痴。”在韩丹桂的家族里，外公黄闻爱是一名“戏痴”。韩丹桂回忆，黄闻爱17岁时受附近村庄戏班的影响而沉迷于公仔戏，遂不顾家人反对拜师学艺，学成之后用尽一生唱戏，直至90岁。在外公的熏陶下，韩丹桂也成了一名“戏痴”，高中毕业后，韩丹桂正式拜外公为师，取艺名叫“闻爱五”，学起了公仔戏，“外线、正线、内线、反线、古腔……公仔戏听着简单，实际上唱起来也很讲究。各种唱腔每天要不停地练，嗓子常常冒烟说不出话来。”

韩丹桂清晰地记得，1982年农历11月12日，她第一次上台演了《打虎》和《楚玉娥求宝》两出戏。“紧张，可又觉得有意思。”当台下笑声此起彼伏，掌声雷动时，韩丹桂就认定，公仔戏就

是自己一生笃定的事业。

除了外公，韩丹桂的舅舅和儿子也是“戏痴”，细算下来，一家四代皆沉迷于公仔戏。

痴迷戏中34载

唱戏34年来，韩丹桂和公仔戏有太多讲不完的故事。

1984年，韩丹桂从铺前镇嫁到了海口大致坡。韩丹桂的这段姻缘，就是因戏而生——韩丹桂的公公郭远程也是一名公仔戏班主，与黄闻爱熟识，既为同行也就更多了一份惺惺相惜。之后两人牵线，将韩丹桂嫁给了郭远程的儿子郭泽伟。

嫁到了郭家后，韩丹桂就随着郭远程的戏团四处唱戏。仿佛是“南征北战”一般，远至昌江、三亚，只要有戏能唱，戏团都会如约而至。

在公仔戏中，一块幕布把观众和演员相隔而开。幕布之前即为台前，观众所能看到的，是木偶灵活的动作，所听到的，是演员的成熟多变的声音，紧张的情节、丰富的台词和纷繁的唱腔构成一出精彩公仔戏。如果不知情，定以为这是得一大帮人才能完成的活儿。如若幕布之后，就会发现韩丹桂一人前后能串演四五个角色，操纵木偶、边唱边跳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有时候一台戏下来，竟只是她的“独角戏”！

“这个本领大家都会，可是要真正唱好、做好，就要不断地去练习。对技能、体力都是很大的考验。”在韩丹桂的印象里，最艰难的日子莫过于二儿子郭仁长出生后的那段时光。

彼时，为了唱戏，韩丹桂带着5岁的儿子四处颠簸，在唱戏的时间空档里给儿子喂奶，在奔波的途中为儿子缝补旧衣。“演公仔戏太辛苦了。经常要唱一天，嗓子都唱哑了，有时风雨大，临时搭建的戏棚都觉得要倒塌了。”说起跟随母亲一起演出的日子，儿子郭仁长一脸苦笑。

但也正基于此，郭仁长对公仔戏的耳濡目染，造就长大后学戏的灵性，

顺理成章地唱上了戏，后来上了艺校并考进省琼剧院，现在是一名琼剧演员。

而更令韩丹桂欣慰的是，原本对公仔戏并不“感冒”的丈夫郭泽伟在她的影响下，也学起了唱戏。“台词虽然简单，但仔细品味既有哲理，又有趣味。”一开始，郭泽伟看到韩丹桂过于辛苦，就时常到剧团给搭把手，没想到后来也爱上了唱戏，干脆就拜韩丹桂为师，学起了唱戏。

不悔人生唱传承

在韩丹桂的家里，七八个木箱全放着，这是郭远程过世后留给韩丹桂的道具箱，里面装满了公仔以及头饰、衣服等道具。每次打开箱子，对韩丹桂来说都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情，韩丹桂要先给逝者上香：“这些东西都是公公毕生的心血，我要用要先跟他老人家说明原因，这是我对他本人的尊敬，也是戏班的规矩。”

除了这些唱戏的道具，外公黄闻爱和公公郭远程还给韩丹桂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在韩丹桂颇为珍爱的提包里，一本本发黄的小学生作业本，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，“这些都是他们留下来的公仔戏脚本。”韩丹桂说，有了这些脚本，传统的剧目戏团可以演，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对戏曲进行改动，自由发挥。

近几年，韩丹桂也尝试着自己写戏本，除了《自由花》《财丁并进》等故事性较强的剧本外，她还贴合时代特色，写出了《八荣八耻》，通过公仔戏向群众传达主旋律。用她的话来说，万物都在前进，公仔戏也不能落后。

在自身谋求发展的同时，韩丹桂还不忘传技于他人。近二十年来，韩丹桂已教出了数十名徒弟。黄奕高今年46岁，已跟韩丹桂学了12本戏：“韩班主的操公（即操作公仔）漂亮，手脚灵活，更难得的是她愿意把很多老剧本传给我们，一些徒弟学成后独立开班了。”

可韩丹桂也有她的烦恼。如今，向她拜师学艺的多为年纪较大、对公仔戏接触较多的“老一辈”，年轻人对公仔戏所知甚少，更别说前来学习。对此，她虽感无力，每到一处演戏，却又殷切地盼望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注意。

对她来说，在台上唱的是戏，唱的也是她的无悔人生。■



演出前，韩丹桂仔细摆弄戏中需要的公仔。



韩丹桂的外公和公公留下的脚本



韩丹桂保存的民间艺人证书